

绘图本

唯
祖
梅
詞話
下



繪圖本

雪
瓶
梅
詞話
下

兰陵笑笑生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新登字 6 号

绘图本金瓶梅词话

兰陵笑笑生 著

潘犀 亚力 百石 绘画

•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4.75 插页:4 字数:9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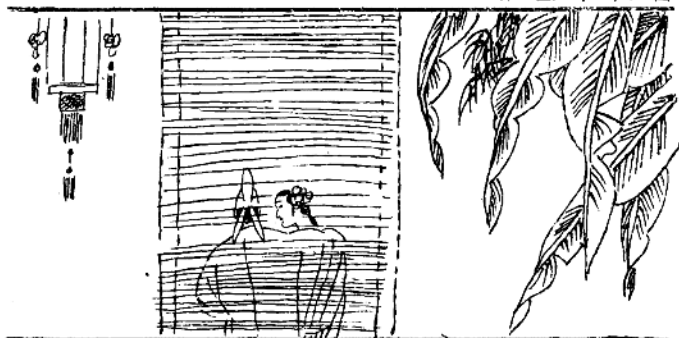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吉林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 000册

•

ISBN 7—203—02520—9

J·203 定价: (下、上)28.00元



第五十八回 怀妒忌金莲打秋菊 乞腊肉磨镜叟诉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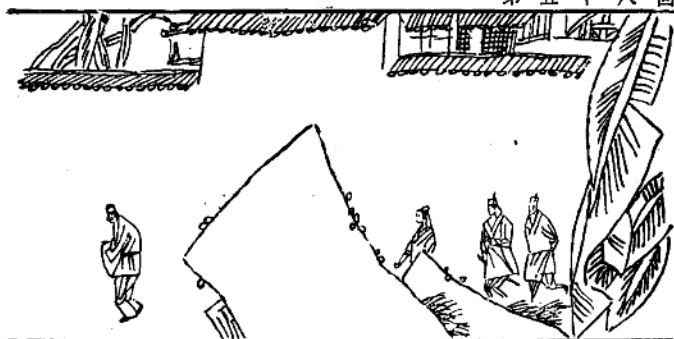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当日西门庆前厅陪亲朋饮酒，吃的酩酊大醉，走入后边孙雪娥房里来。西门庆也有一年多没进他房中来。听见今日进来，连忙向前替西门庆接了衣服，安顿中间椅子上坐的。一面在房中揩抹凉席，收拾床铺，薰香澡牝，走来递茶与西门庆吃了，搀扶进房中，上床脱靴解带，打发安歇。

到次日廿八，乃西门庆正生日。刚烧毕纸，只见韩道国后生胡秀到了门首，下头口，左右禀报与西门庆。西门庆叫胡秀到厅上，磕头见了，问他货船在那里。这胡秀递上书帐，说道：“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，见今直抵临清钞关，缺少税钞银两，未曾装载进城。”这西门庆一面看了书帐，心中大喜，吩咐棋童：“看饭与胡秀吃了，教他往乔亲家爹那里见见去。”不一时，胡秀吃毕饭去了。西门庆进来对吴月娘说：“如此这般，韩伙计货船到了临清，使了后生胡秀送书帐上来。如今少不的把对门房子打扫，卸到那里，寻伙计收拾，装修土库，开铺子发卖。”月娘听了便说：“你上紧寻



着，也不早了。还要慢慢的！”西门庆道：“如今等应二哥来，我就对他说，教他上紧寻觅。”

不一时，应伯爵来了。西门庆在厅上陪着他坐，对他说：“韩伙计杭州货船到了，缺少个伙计发卖。”伯爵就说：“哥恭喜！今日华诞的日子货船到，决增十倍之利，喜上加喜！哥，若寻卖手，不打紧，我有一相识，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，原是这段子行卖手，连年运拙，闲在家中。今年才四十多岁，正是当年汉子。眼力看银水，是不消说，写算皆精，又会做买卖。此人姓甘，名润，字出身，见在石桥儿巷住，倒是自己房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若好，你明日请他见我。”正说着，只见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三个先来，扒在地下磕头，起来旁边站立。不一时，杂耍乐工都到了。厢房中打发吃饭，就把桌子摆下，与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三个同吃。只见答应的节级拿票来回话：“小的叫了唱的，止有郑爱月儿不到。他家鸽子说：收拾了才待来，被王皇亲家人拦的住宅里唱去了。小的只叫了齐香儿、董娇儿、洪四儿三个，收拾了便来也。”西门庆听见他不来，便道：“胡说，怎的不来？”便叫过郑奉问：“怎的你妹子我这里叫他不来？果系是被王皇亲家拦了去？”那郑奉



跪下，便道：“小的另住，不知道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说往王皇亲家唱就罢了，敢量我就拿不得来？”便叫玳安儿近前吩咐：“你多带两个排军，就拿我个侍生帖儿，到王皇亲家宅内，见你王二老爹，就说是我这里请几位人吃酒，这郑月儿答应下两三日了，好歹放了他来。倘若推辞，连那鸭子都与我锁了，墩在门房儿里。这等可恶，叫不得来，就罢了！”一面叫郑奉：“你也跟了去。”那郑奉又不敢不去，走出外边来，央及玳安儿，说道：“安哥，你进去，我在外边等着罢。一定是王二老爹府里叫，怕不的还没收拾去哩。有累安哥，若是没动身，看怎的将就教他好好的来罢。”玳安道：“若果然往王家宅里去了，等我拿帖儿讨去。若是在家藏着，你进去对他妈说，教他快收拾一答儿来。俺就与你替他回护两句言语儿，爹就罢了。你每不知道性格，他从夏老爹宅定下你，不来，他可知恼了哩。”这郑奉一面先往家中说去了。玳安同两个排军、一名节级，后边去着。

且说西门庆打发玳安、郑奉去了，因向伯爵道：“这个小淫妇儿，这等可恶！在别人家唱，我这里叫他不来。”伯爵道：“小行货子，他晓的甚么，他还不知你的手段哩。”西门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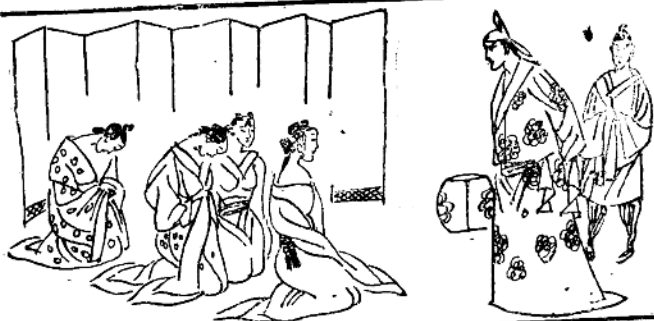
道：“我倒见他酒席上说话儿伶俐，叫他来唱两日试他，倒这等可恶。”伯爵道：“哥今日拣的这四个粉头，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儿了，再无有出在他上的了。”李铭道：“二爹，你还没见爱月儿哩。”伯爵道：“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，他还小哩。这几年倒没曾见，不知出落的怎样的了。”李铭道：“这小粉头子，虽故好个身段儿，光是一味妆饰，唱曲也会，怎生赶的上桂姐的一半儿唱。爹这里是那里，叫着敢不来？就是来了，亏了你？还是不知轻重！”只见胡秀来回话：“小的到乔爹那边见了来了，伺候老爷示下。”西门庆教陈经济：“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。令书童写一封书，使了印色，差一名节级，明日早起身一同去，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，教他过税之时，青目一二。”须臾，陈经济取了一封银子来，交与胡秀。胡秀禀道：“小的往韩大叔家歇去。”便领文书并税帖。次日早同起身，不在话下。

忽听喝的道子响，平安来报：“刘公公与薛公公来了。”西门庆即冠带迎接至大厅，见毕礼数，请至卷棚内，宽去上盖蟒衣，上面设两张校椅坐下。应伯爵在下，与西门庆关席陪坐。薛内相便问：“此位是何人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去年老太监会过来，



乃是学生故友应二哥。”薛内相道：“却是那快要笑的应先儿么？”那应伯爵欠身道：“老公公还记的，就是在下。”须臾，拿茶上来吃了，只见平安走来禀道：“府里周爷差人拿帖儿来说，今日还有一席，来迟些，教老爹这里先坐，不须等罢。”西门庆看了帖儿，便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薛内相因问：“西门大人，今日谁来迟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周南轩那边还有一席，使人来说，上坐休等他哩，只怕来迟些。”薛内相道：“既来说，咱虚着他席面就是。”只见两个小厮上来，一边一个打扇。

正说话之间，王经拿了两个帖儿进来，“两位秀才来了。”西门庆见帖儿上一个侍生倪鹏，一个温必古。西门庆就知倪秀才举荐了他同窗朋友来了，连忙出来迎接。见都穿着衣巾进来，且不看倪秀才，观看那温必古：年纪不上四旬，生的明眸皓齿，三牙须，丰姿洒落，举止飘逸。西门庆让至厅上叙礼，每人递书帕二事与西门庆祝寿。交拜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西门庆问道：“久仰温老先生大才，敢问尊号。”温秀才道：“学生贱名必古，字日新，号葵轩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葵轩老先生。”又问贵庠、魁经。温秀才道：“学生不才，府学备数；初学《易经》。一向久仰尊府大名，未敢进拜。昨因我这敝同窗



倪桂岩，道及老先生盛德，敢来登堂恭谒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敢。承老先生先施，学生容日奉拜。只因学生一个武官，粗俗不知文理，往来书柬无人代笔。前者因在我这敝同僚府上，会遇桂岩老先生，甚是称道老先生大才盛德。正欲趋拜请教，不意老先生下降，兼承厚贶，感激不尽。”

正叙谈间，吴大舅、范千户到了，叙礼坐定。不一时，玳安与同答应的和郑奉都来回话：“四个唱的都叫来了。”西门庆问：“是王皇亲那里不在？”玳安道：“是王皇亲宅内叫，还没起身。小的要拴他鸽子墩锁，他慌了，才上轿。都一答儿来了。”西门庆即出来，到厅台基上站立。只见四个唱的一齐进来，向西门庆花枝招展，绣带飘摇，都插烛也似磕下头去。那郑爱月儿穿着紫纱衫儿，白纱挑线裙子，头上凤钗半卸，宝髻玲珑。腰肢袅娜，犹如杨柳轻盈；花貌娉婷，好似芙蓉艳丽。西门庆便向郑爱月儿道：“我叫你，如何不来？这等可恶，敢量我拿不得你来！”那郑爱月儿磕了头起来，一声儿也不言语，笑着同众人一直往后边去了。到后边，与月娘众人都磕了头；看见李桂姐、吴银儿都在跟前，各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你二位来的早。”李桂姐道：“俺每两日没家去了。”因



说：“你四个怎的这咱才来？”董娇儿道：“都是月姐，带累的俺每来迟了。收拾下，只顾等着他，白不起身。”那郑爱月儿用扇儿遮着脸儿，只是笑，不做声。月娘便问：“这位大姐是谁家的？”董娇儿道：“娘不知道，他是郑爱香儿的妹子郑爱月儿。才成人，还不上半年光景。”那潘金莲且只顾揭起他裙子，撮弄他的脚看，说道：“你每这里边的样子，只是恁直尖了，不相俺外边的样子趺。俺外边尖底停匀，你里边的后跟子大。”月娘向大妗子道：“偏他恁好百胜，问他怎的！”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撇杖儿来瞧，因问：“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？”郑爱月儿道：“是俺里边银匠打的。”须臾摆下茶，月娘便叫：

“桂姐、银姐，你陪他四个吃茶。”不一时，六个唱的做一处同吃了茶。李桂姐、吴银儿便向董娇儿四个说：“你每来花园里走走。”董娇儿道：“等我每到后边就来。”

这李桂姐和吴银儿，就跟着潘金莲、孟玉楼，出仪门往花园中来。因有人在大卷棚内，就不曾过那边去。只在这边，看了回花草，就往李瓶儿房里看官哥儿。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，睡梦中惊哭，吃不下奶去。李瓶儿在屋里守着不出来，看见李桂姐、吴银儿和孟玉楼、潘金莲进来，连忙让



坐的。桂姐问道：“哥儿睡哩？”李瓶儿道：“他哭了这一日，我打发他面朝里床，才睡下了。”玉楼道：“大娘说，请刘婆子来看他看，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请去？”李瓶儿道：“今日他爹好的日子，明日请他去罢。”

正说话中间，只见四个唱的和西门大姐、小玉走来。大姐道：“原来你每都在这里，却教俺花园内寻你。”玉楼道：“花园内有人在那里，咱每不好去的，瞧了瞧儿就来了。”李桂姐问洪四儿：“你每四个在后边做甚么，这半日才来？”洪四儿道：“俺每在后边四娘房里吃茶来，坐了这一回。”潘金莲听了，望着玉楼、李瓶儿笑，问洪四儿：“谁对你说是四娘来？”董娇儿道：“他留俺每在房里吃茶来。他每问来，还不曾与你老人家磕头，不知娘是几娘？他便说，我是你四娘哩。”金莲道：“没廉耻的小妇人，别人称道你便好，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。这一家大小，谁兴你，谁数你，谁叫你是四娘？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，得了些颜色儿，就开起染房来了。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，他二娘房里有桂姐，你房里有杨姑奶奶，李大姐便有银姐在这里，我那屋里有他潘姥姥，且轮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！”玉楼道：“你还没曾见哩，今日早晨起来，打



发他爹往前边去了，在院子里呼张唤李的，便那等花哨起来。”金莲道：“常言道：奴才不可逞，小孩儿不宜哄。”又问小玉：“我听见你爹对你奶奶说，替他寻丫头子与他。爹昨日到他屋里，见他只顾收拾不了，问他。到底是那小淫妇做势儿对你爹说：我终日不得个闲收拾屋里，只好晚夕来这屋里睡罢了。你爹说：不打紧，到明日对你娘说，寻一个丫头子与你使便了。真个有此话？”小玉道：“我不晓的，敢是玉箫他听见来。”金莲向桂姐道：“你爹不是俺各房里有人，等闲不往他后边去。莫不俺每背地说他，本等他嘴头子不达时务，惯伤犯人，俺每急切不和他说话。”正说着，忽听前边鼓乐响动，荆都监众人都到齐了，递酒上坐。玳安儿来叫，四个唱的就往前边去了。

先是杂耍百戏，吹打弹唱。队舞吊罢，做了个笑乐院本。割切上来，献头一道汤饭。只见任医官到了，冠带着进来。西门庆迎接至厅上，叙礼。西门庆道：“岂敢动劳车驾，又兼谢盛仪。外日多谢妙药。”彼此拜毕，任医官还要把盏，西门庆道：“不消，刚才已见过礼就是了。”一面脱了衣服，安在左手第四席，与吴大舅相近而坐。任医官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令仆从



领下去，告坐坐下。四个唱的弹着乐器，在旁唱了一套寿词。西门庆令上席，各分投递酒。下边乐工呈上揭帖，到刘薛二内相席前，拣令一段“韩湘子度陈半街”《升仙会》杂剧。才唱得一折，只听喝道之声渐近，平安进来禀报：“守备府周爷来了。”西门庆冠带迎接，未曾相见，就先令宽盛服。周守备道：“我来非为别务，要与四泉把一盃。”薛内相向前来说道：“周大人，不消把盃，只见礼儿罢。”于是二人交拜。又道：“我学生来迟，恕罪，恕罪。”叙毕礼数，方宽衣解带，才与众人作揖，左首第三席安下锺箸。下边就是汤饭割切，一道添换拿上来。席前打发马上人两盘点心、两盘熟肉、两瓶酒，周守备举手谢道：“忒多了。”令左右上来领下去，然后坐下。一面刘薛二内相，每人送周守备一大杯。觥筹交错，歌舞吹弹，花攒锦簇饮酒。

吃至日暮时分，先是任医官隔门去的早。落后又是倪秀才、温秀才起身。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，送出大门，说道：“容日奉拜请教。寒家就在对门收拾一所书院，与老先生居住，连宝眷多搬来一处方便。学生每月奉上束修，以备薪水之需。”温秀才道：“多承盛爱，感激不尽。”倪秀才道：“观



此，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。”打发二秀才去了。四个唱的都归在月娘房内，唱与月娘、大妗子、杨姑娘众人听。

西门庆还在前边，留下吴大舅、应伯爵，复坐饮酒。看着打发乐工酒饭吃了，先去了；其余席上家火都收了，鲜果残馐，都令手下分散吃了。吩咐从新后边拿果碟儿上来，教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上来弹唱，拿大杯赏酒与他吃。应伯爵道：“哥今日华诞设席，列位都是喜欢。”李铭道：“今日薛爷和刘爷也费了许多赏赐，落后见桂姐、银姐又出来，每人又递了一包与他。只是薛爷比刘爷年小，快顽些。”不一时，画童儿拿上添换果碟儿来，都是蜜饯减碟，榛松果仁，红菱雪藕，莲子荸荠，酥油鲍螺，冰糖霜梅，玫瑰饼之类。这位伯爵看见酥油鲍螺，浑白与粉红两样，上面都沾着飞金，就先拣了一个放在口内，如甘露洒心，入口而化，说道：“倒好吃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倒会吃，此是你六娘亲手拣的。”伯爵笑道：“也是我女儿孝顺之心。”说道：“老舅，你也请个儿。”于是拣了一个，放在吴大舅口内。又叫李铭、吴惠、郑奉近前，每人拣了一个赏他。

正饮酒间，伯爵向玳安道：“你去后边，叫那四个小淫妇出



来。我便罢了，也教他唱个儿与老舅听。再迟一回儿，便好去。今日连递酒，他只唱了两套，休要便宜了他。”那玳安不动身，说道：“小的叫了他了，在后边唱与姣子和娘每听哩，便来。”伯爵道：“贼小油嘴，你几时去哩，还哄我。”因叫王经：“你去。”那王经又不动。伯爵道：“我便看你每都不去，等我去罢。”于是就往后走。玳安道：“你老人家趁早休进去，后边有狗哩，好不利害，只咬大腿。”伯爵道：“若咬了我，我直赖到你娘那炕头子上。”玳安入后边。良久，只听一阵香风过，觉有笑声，四个粉头都用汗巾儿搭着头出来。伯爵看见道：“我的儿，谁养的你恁乖？不唱个曲儿与俺每听，就指望去？好容易！连轿子钱就是四钱银子，买红梭儿来，买一石七八斗，勾你家鸽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。”董娇儿道：“哥儿，恁便益衣饭儿，你也入了籍罢了。”洪四儿道：“大爷，这咱晚七八有二更，放了俺每去罢了。”齐香儿道：“俺每明日，还要起早往门外送殡去哩。”伯爵道：“谁家？”齐香儿道：“是房檐底下开门儿那家子。”伯爵道：“莫不又是王三官儿家？多亏你大爷这里人情，替李桂儿说，连你也饶了。这一遭，雀儿不在那窝儿罢了。”齐香儿笑骂道：“怪老油嘴，汗邪了你，恁胡说！”伯爵



道：“你笑话我老，我那些儿放着老？我半边俏，把你这四个小淫妇儿，还不勾摆布。”又道：“郑家那贼小淫妇儿，吃了糖五老座子儿，百不言语，有些出神的模样，敢记挂着那孤老儿在家里？”董娇儿道：“他刚才听见你说，在这里有些怯床。”伯爵道：“怯床不怯床，拿乐器来，每人唱一套，你每去罢，我也不留你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也罢，你每叫两个递酒，两个唱一套与他听罢。”齐香儿道：“等我和月姐唱。”当下郑月儿琵琶，齐香儿弹筝，坐在校床儿，两个轻舒玉指，款跨鲛绡，启朱唇，露皓齿，歌美韵，放娇声，唱了一套《越调·斗鹌鹑》“夜去明来，倒有个天长地久”。当下董娇儿递吴大舅酒，洪四儿递应伯爵酒，在席上交杯换盏，倚翠偎红，翠袖殷勤，金杯潋潋。

当下酒进数巡，歌吟两套，打发四个唱的去。西门庆还留吴大舅坐，教春鸿上来唱南曲与大舅听。吩咐棋童备马来，拿灯笼送大舅。大舅道：“姐夫不消备马，我同应二哥一路走罢，天色晚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无是理。如此，教棋童打灯笼送到家。”当下唱了一套，吴大舅与伯爵起身作别，道：“深扰姐夫。”西门庆送至大门首，因和伯爵说：“你明日好歹上心，约会了那位甘伙计来见了，批合同。我会了乔亲家，好收拾



那边房子，一两日卸货。”伯爵道：“哥不消吩咐，我知道。”一面作辞，与大舅同行，棋童打着灯笼。吴大舅便问：“刚才姐夫说收拾那里房子？”伯爵悉把“韩伙计货船到，无人发卖，他心内要开个段子铺，收拾对门房子，教我替他寻个伙计”一节，对大舅说了。大舅道：“几时开张？咱每亲朋会定，少不少的具果盒花红来作贺作贺。”须臾出大街，到伯爵小胡同口上，大舅要棋童打灯笼，“送你应二叔到家。”伯爵不肯，说道：“棋童，你送大舅。我不消灯笼，进巷内就是了。”一面作辞，分路回来。棋童便送大舅去了。

西门庆打发李铭等唱钱，关门，回后边月娘房中歇了一夜。到次日，果然伯爵领了甘出身，穿青衣走来拜见，讲说了回买卖之事。西门庆叫将崔本来，会乔大户那边，收拾房子卸货，修盖土库局面，择日开张举事。乔大户对崔本说：“将来凡一应大小事，随你亲家爹这边只顾处，不消多较。”当下就和甘伙计批立了合同，就立伯爵作保。譬如得利十分为率，西门庆分五分，乔大户分三分，其余韩道国、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。一面收卸砖瓦木石，修盖土库，里面装画牌面，待货车到日，堆卸货物。后边独自收拾一所书院。请将